

第一名

編號：A027

作者：陳順義

題目：日在天上，心在人中

——由《桃園明聖經》省思當今社會撥亂反正之道

一、前言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天地悠悠，過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幾人能看透？宋朝大文豪蘇軾藉由三國時代的「赤壁之戰」故事，感慨歷史長河承載了多少興衰榮辱，淘盡了多少英雄豪傑；人生如夢，怎樣才能如江河長流，如日月長明？

在「亂石崩雲，驚濤裂岸」的三國時代，群雄並起，人才輩出，個個叱吒風雲，「捲起千堆雪」，而今安在？有的因忠義而「向上提升」，如《桃園明聖經》中所列舉的劉備、關羽、張飛，¹以及諸葛亮²；有的因奸佞而「向下沈淪」，如經文中所說的曹操³。同樣是英雄豪傑，只因人格的「格局」不同，其人生的「結局」竟有此天壤之別，足供後人省思借鑑。

成聖成佛⁴之後的關公，不忍生靈塗炭，不願世人沈淪，遂現身說法，降著《桃園明聖經》等經典傳世⁵，以警醒愚迷，匡君救民⁶。觀當今之世，戰爭蜂起，道德衰敗，亂象更甚於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國時期⁷；是故，今世之人，尤其是世界各國領導階層⁸，如何汲取《桃園明聖經》的真知灼見，用於修身、齊家、治

¹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大哥（先主）已在清虛府，關某（聖帝）今掌三天門，三弟（桓侯）四川為土穀，每起忠良護國心，…上帝封為護國神。」

² 《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降筆真經》：「孔明只緣忠義，幽冥群奉為神。」

³ 《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降筆真經》：「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幽冥。」

⁴ 例如《桃園明聖經·聖帝新寶誥》所稱之「中天至聖」、「仁義古佛」、「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

⁵ 有關《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之由來，可參見：蔡相輝，〈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載於《關羽、關公和關聖——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盧曉衡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頁163-187。

⁶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自戰國以來，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

⁷ 關於三國時期的起點，學者各有不同見解，一般分成狹義及廣義。狹義是西元220年曹丕逼東漢漢獻帝禪讓，建國曹魏，使東漢滅亡開始；廣義一般認為由西元184年東漢黃巾之亂開始，此源自漢靈帝為解決黃巾之亂而成立州牧制度，該制度導致地方割據，天下分裂。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⁸ 關帝自早期夢授《桃園明聖經》傳世，迄今降著經典已有《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聖帝君大解冤經》等數十部，每一部皆有其奧妙之處。惟《桃園明聖經》乃關帝

國、平天下，以撥亂反正、轉危為安，使人人向上提升、世界臻於和平大同，實為當代至關緊要之課題。

因此，本文擬以《桃園明聖經》⁹為本，以《關聖帝君覺世真經》¹⁰及三教經典為輔¹¹，探討當今之世如何由亂世逐漸邁向治世，使世人皆能迎向「美麗人生」，世界邁向「美麗新世界」。本文結構共分六節，除前言外，首先分析當今世界的亂象及其亂源，以利對症下藥；其次探討關聖帝君所期望建構的理想世界型態，作為世人努力的目標與方向；接著，從關帝經典省思「撥亂世，反之正」的妙方，提供世人（尤其是國家社會領導階層）卓參；然後，嘗試將關帝經典所啟示的撥亂反正之道，應用於當今之世，期能逐步達成理想的世界型態；最後為本文結論。

二、亂世及其亂源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云：「吾嘗下遊漢季，結盟皇叔三人。」關帝在世時所處的時代，為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屬於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元代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提到：「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中涓自此愈橫。…冰雹…地震…海水泛濫…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可見漢末三國時期，內憂、外患非常嚴重。¹²

早在東周末年的戰國時代，孟子即曾指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¹³根據孟子的歸納，歷來導致亂象的原因，不外乎內憂與外患。外患有「洪水」、「猛獸」等，內憂則包含「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邪

所有經典之綜，其內涵玄妙，言簡意賅，是一部上、中、下根器者都適宜的真經。中華關聖經典世界弘揚總會黃國彰理事長指出，關帝在《桃園明聖經》經文中，對於文士學者及宦官將領等階層之品格涵養特別重視且明訓教誨，因其為「國家社會的領袖棟梁」，攸關天下的興衰存亡。本文作者非常同意此一看法，故本文之論述擬以《桃園明聖經》為主，其他關帝經典為輔。（參見：黃國彰，〈關帝經典之奧秘與對國家社會的正面影響〉，《關帝經典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研究所，2009年5月17日。）

⁹ 本文所參照引用之文本，為「朱子刪定玉泉真本」。內容包括：（1）朱子刪正桃園明聖經奏議；（2）武聖帝君自序；（3）告文式；（4）諸聖寶誥；（5）關聖帝君降筆真經；（6）桃園明聖經經文；（7）明聖經註證。

¹⁰ 本文所採用者，係「社團法人中華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所印贈之版本。

¹¹ 所謂三教經典乃係儒、釋、道三家經典。誠如《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2003年）所言：「《桃園明聖經》乃集合三教聖人智慧而成，故闡述宣說經文時，須依據三教經典為之。朱子在《桃園明聖經》奏議中亦曰：「願世留心，當與六經不朽；欲人立志，要與三傳並勘。」

¹² 今人徐興無《品漢朝：三國亂世與大漢衰亡的歷史真貌》書中也強調，自東漢和帝以後，君主幼弱、外戚專政、宦官擅權、黨錮事件、士族崛起、莊園經濟、宗教運動、流民暴動、邊將叛變、軍閥割據等現象，比肩接踵。至桓、靈以後，這些矛盾集中爆發。桓、靈二帝成為東漢末年政治黑暗的代表。朝廷內政動蕩不安，外加天災連續侵襲，致使百姓開始揭竿反抗。由黃巾之亂，迅速發展到數十萬追隨者，引起全國性的戰亂。靈帝為解決黃巾之亂而成立州牧制度，導致地方割據，天下分裂，經濟衰退，社會動亂。（詳參徐興無，《品漢朝：三國亂世與大漢衰亡的歷史真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¹³ 《孟子·滕文公下》。

說誣民」等。因此，身處亂世之中的孟子，對於平抑洪水的夏禹、剷除夷狄與猛獸之患的周公，以及「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孔子，大為讚揚，奉為典範，立志要效法這三位聖人，「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撥亂反正，拯救苦難百姓。

放眼當今國際社會，每個國家也都面臨諸多內憂外患。隨著廿一世紀「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政經、安全、治理等方面都緊密連結，當面臨國內外複雜多元因素的影響時，國家機器變得愈來愈脆弱，而且個別國家的苦難，也會對其他國家造成負面影響。《天下雜誌特刊：2009 Leaders Talk II》指出：二十世紀終結，在試驗過君主封建、社會革命、福利國家…等各種意識型態之後，人們不得不宣稱「資本主義贏了、自由市場萬歲」。但是，「九一一事件」¹⁴重新挑戰了廿一世紀的政治經濟發展主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Capitalism world system）雖然帶來「資源全球流通」的方便，卻也造成「災難全球傳染」的崩潰效應¹⁵。例如：2008 年美國華爾街銀行倒閉、股災，美國政府遲遲拿不出解決方案，導致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災難、危機或亂象，可大致列舉如下：

第一、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的道德危機：資本主義一切以自由市場為依歸，以自利（利潤）為導向，演化成重利輕義的價值觀，導致笑貧不笑娼、偷盜詐騙、羶腥暴力、貪污舞弊等歪風盛行，再加上貧富懸殊，導致嚴重的社會、治安、政治等亂象，甚至出現戰爭禍亂。¹⁶

第二、人與社會的價值觀衝突所引發的經濟危機：社會由人組成，講究群體和諧、合作、和平，而以西方資本主義為主流的社會，強調個人主義與市場競爭，導致強凌弱、眾暴寡的戰亂¹⁷，甚至造成國際間的經濟災難¹⁸。

¹⁴「九一一事件」，又稱「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在美國本土，通過劫持多架民航飛機衝撞摩天高樓的自殺式恐怖襲擊。在事件中共有 2,998 人死亡，包括美國紐約地標性建築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在內的 6 座建築被完全摧毀，其它 23 座高層建築遭到破壞，美國國防部總部所在地五角大樓也受到襲擊，美國經濟同樣遭到嚴重打擊。該事件也導致了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包括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和展開針對恐怖組織及相關國家的國際「反恐行動」。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¹⁵世界銀行總裁總佐力克（R. B. Zoellick）於 2008 年在「國際戰略研究院」演講中也指出：「七年前，九一一事件也讓我們看到，單一國家的悲慘破碎，所衍生出的恐怖報復行動，會影響全球的安全防禦體系。」（宋東整理，〈世界銀行總裁總佐力克：脆弱的國家是人類發展最嚴峻的挑戰〉，《天下雜誌特刊 2009 Leaders Talk II》，2009 年 3 月，頁 28-30。）

¹⁶例如，《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指出：「標榜新文明旗艦的美國，被眾人指責道德淪喪、社會分裂。自由市場正逐步侵蝕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中產階級文明價值。未來恐將造成像蘇聯共產主義般的大災難，導致戰爭，出現更糟糕的倫理衝突，使上百萬人陷於貧困。」詳參：約翰·葛瑞（John Gray）原著，陳碧芬譯，《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時報出版社，1999 年 5 月。

¹⁷例如，在《糧食戰爭》一書中，作者將世界糧食體系比喻成一個沙漏狀，上下兩端分別是廣大的生產者（農民）和消費者，但溝通兩端的中間纖細部份——食品企業，卻以市場力量宰制了無能為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造成強凌弱、貧富不均、農民自殺、國際紛爭等亂象。詳見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原著，葉家興等譯，《糧食戰爭》，高寶出版公司，2009 年 4 月。

¹⁸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面對失靈的年代：克魯曼談金融海嘯》（時報出版，2009 年 04 月）指出，一場起因於美國的房市泡沫，在全球金融化的影響之下，觸發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造成全球性的經濟災難。

第三、人與自然的衝突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災難：隨著高度經濟發展所導致的「副（負）產品」，例如環境污染、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太空污染、生態浩劫、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現象，已成近年來全球最關切的議題之一¹⁹。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Al Gore，前美國副總統）憂心忡忡地說：「人類正經歷全面性的地球危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它嚴重地挑戰我們的道德良知。我們怎麼能把地球糟蹋成這樣？」²⁰

第四、人的靈性與肉體的衝突所引發的社會亂象：人類對物質的過度追求，已經對精神、健康、家庭、社區、環境等造成嚴重傷害，並且像病毒一般蔓延到全球。有人將這種病毒稱為「富裕流感」（*Affluenza*；又稱為富裕病）²¹，它剛開始流行於美國，然因美國為當今之世多數國家的經濟典範，所以這個病毒早在幾年前即已蔓延到各大洲了。憂鬱、燥鬱、自殺、吸毒、嗑藥等問題日益嚴重，何處才是人類的心靈歸宿？

第五、國際間利益衝突引發的戰爭危機：二十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戰後進入長期的冷戰時代，冷戰結束後又有恐怖主義抬頭。美國哈佛大學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認為，在後冷戰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是文化²²。全球政治正在沿著文化界限進行重組，以新合作與衝突模式取代冷戰時期的方式；而回教人口的遽增導致了歐亞地區戰爭不斷，中國的強大也有可能帶來全球性的戰爭。²³

歸納上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引發的五大的危機或亂象，可發現有一項共通點，那就是重利輕義（甚至見利忘義）。一般人以「私利」為主要的價值觀，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與國之間，「上下交征利」的結果，把倫理道德拋到九霄雲外，長期以往，造成了每個國家的內憂外患。在內憂上，有社會亂象、經濟危機、政治亂象、環境災難等；在外患上，則有經濟災難、環境破壞、戰爭浩劫等。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關聖帝君即針對世人因見利忘義所引起的亂象發出警訊：「到如今，亂臣賊子，捕風捉影，奸貪讒佞，結黨欺良，言無一定，不思禮

¹⁹例如 2007 年 6 月初，八國高峰會（G8）歐美領袖共同承諾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多用再生能源、搶救氣候變遷。參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用行動搶救地球吧〉，《天下雜誌特刊 Leaders Talk》，2008 年 10 月，頁 116-117。

²⁰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用污染稅取代薪資稅〉，《天下雜誌特刊 Leaders Talk》，2008 年 10 月，頁 106-107。

²¹ 「它是一種社會傳染病。因為人們不斷奢求擁有更多，導致出現負荷過多、負債累累、焦慮不安、虛耗浪費等既痛苦不堪又具感染力的病徵。」詳見：約翰·葛拉夫（John de Graaf）等原著，陳晉茂等譯，《告別富裕流感-21 世紀新財富觀》立緒出版社，2009 年 1 月。

²² 時至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仍區隔為富有的少數以及貧窮的多數，仍然有著享受自由與遭受壓迫的分野。而即使在富裕的民主社會裡，惱人的貧富差距也依舊存在。對社會發展不均的傳統解釋，例如帝國主義、依賴理論和民族主義等已不適用，愈來愈多論者認為，國與國間、不同民族間的發展差距，主要源於他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是這些價值觀左右了他們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由哈瑞森、杭亭頓編著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一書（聯經出版公司，2003 年 4 月），有許多作者也持相同觀點，相信價值觀與態度的轉變對那些要想迎頭趕上的發展中社會不可或缺。

²³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黃裕美譯，聯經出版公司，1997 年 9 月。

義廉恥，孝弟忠信，事每胡行，屢圖僥倖，篡君位，戮忠臣，好貨財，淫美色，殺人縱性，只顧爽心樂事，豈曉得後來報應？」²⁴沒想到，這樣的諍言對功利主義盛行的當今之世，仍是一針見血，振聾啟聵。是故，如何參照關帝經典智慧，扭轉當今之世的危機與亂象，讓個人、社會、國家轉危為安，邁向理想的世界型態，實為當今社會刻不容緩之課題。

三、理想的世界型態

依據《桃園明聖經》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之經文，筆者認為關帝所期望世人建構的理想世界型態，即是孔子憧憬的理想社會型態²⁵，也就是孔子在《禮記·禮運》所提到的「大同」世界，或是在《春秋》所提到的「太平世」²⁶。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時代，就是堯、舜時代的社會景象²⁷。孔子的政治理想乃是成就一個「天下有道」的社會²⁸。孟子的理想是實行「王道」政治（或稱「仁政」）。孔孟的理想社會，都是以堯舜「聖人之道」治世的社會，也就是「有道之世」。在此一理想社會中，君為有道之明君，君與道合一；有道之君為政以德，治國以禮。天下人受君主的道德感化，自覺遷善，在等級秩序中各安其位。換言之，就是君主經由「內聖」之功，開出了「外王」之道。²⁹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關帝自述：「吾素覽春秋，幼觀孔孟，唯以孝弟為先，修身治國為本。」可見關帝的理想社會，也是以孔孟聖道為本的「內聖」（修身）、「外王」（治國）社會。我們從《桃園明聖經》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亦可略窺一二。

先從《桃園明聖經》來看，關帝曰：「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³⁰所謂「公善之心」，依筆者管見，若是讀為「公善」之心，則可解為公同具有之善心，也就是孟子所謂「人皆有之」的

²⁴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²⁵ 孔孟儒家所描繪的政治理想藍圖，「把現實和理想有機地統一起來，它所描繪的理想以現實為起點，而又高於現實，這能給人以希望；雖然是理想，但有其實現的可能，這能給人以信心。」參見邵漢明、劉輝、王永平著，《儒家哲學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5。

²⁶ 孔子作《春秋》，以孔子誕生為基點，將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二世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為人類歷史之縮影。太平世即孔子所謂的堯舜禪讓時代，即《禮運》所稱的大同之世；文王行君子之仁政，是昇平世，即《禮運》所稱的小康之世；孔子所處代則為據亂世，所以要托古改制，變據亂世為昇平世、太平世。詳見呂思勉，《中國文化史》，收錄於《呂思勉講中國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7月。

²⁷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上冊，台灣商務印書館，頁362。

²⁸ 《論語·季氏》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²⁹ 邵漢明、劉輝、王永平著，《儒家哲學智慧》，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3-34。

³⁰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四心」(四端)³¹，關帝希望世人都能秉仁義禮智之心，行仁義禮智之道，也就是孔孟所憧憬的堯舜之道；若是讀為「公」「善」之心，則「公」可解為《禮記·禮運》所言之「天下為公」，「善」為孟子所稱頌的堯舜聖道³²，與上述《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為堯舜治世，若合符節；此外，《桃園明聖經》結語，特別呼籲世人千萬不要輕忽「心在人中，日在天上」，為什麼呢？因為「日在天上」即是《易經·大有》之象：「火在天上，大有。」所謂「大有」，就是「人人安樂富足」的「太平世」，也就是《禮記·禮運》的「大同」之世³³。

再從《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來看，關帝希望世間呈顯「人物咸甯，吉星照臨」的景象，即是《禮記·禮運》所言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在人類方面，無論男女老幼，鰥寡孤獨，都能安居樂業，適才適所；在物類方面，無論財貨與物力，都能均富共享，「天下為公」；此外，經文中的「親近有德，遠避凶人」、「守王法」、勿「謗聖毀賢」即是《禮記·禮運》的「選賢與能」；「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即是「講信修睦」；而「奉祖先，孝雙親」「重師尊，愛兄弟」、「別夫婦，教子孫」、「救難濟急，恤孤憐貧」、「矜寡拔困」、「滿腔仁慈」等，則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具體展現。總之，關帝希望世人「回心向道」、「眾善奉行」，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四、關帝經典啟示的撥亂反正之道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³⁴孔聖作《春秋》，用以褒善貶惡、尊賢抑不肖，尊崇王道，匡正人心，以防人類上下自相殘賊，其微言大義，即在於「撥亂世，反之正」³⁵；關聖讀《春秋》，而立志剷除奸黨，保國衛民，以匡扶漢室，救亡圖存，其忠肝義膽，亦在於「撥亂世，反之正」。揆度孔夫子與關夫子之志，皆在撥亂反正，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³⁶

³¹ 《孟子·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³²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盡心下》：「堯舜，性之者。」故堯舜之道，即是由純善之本性所行出來的仁義之道，即《孟子·離婁下》所謂：「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³³ 詳參：列聖齊註《易經證釋》，上經第七冊，正一善書出版社，頁161-173。「…必天下無貧，始為大有。是即均也。均業則安，均用則樂。均平者，大同之世。」（頁162）

³⁴ 成都關帝廟對聯，轉引自：謝玉蘭，《一點真心——話說桃園明聖經》（增修版），明德出版社，2005年11月，頁72。

³⁵ 《史記》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轉引自王恩洋，《孟子疏義》，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11月，頁237-238。

³⁶ 《孟子·離婁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朱熹《集註》云：「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轉引自金良年，《孟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68。

對於孔子作《春秋》，孟子曾評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³⁷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³⁸在周朝末年，朝政衰頹之際，孔子為警醒那些弑君弑父的亂臣賊子，振衰起敝，而作《春秋》。這裡的「亂臣賊子」，包括不行「王道」（仁政）的大夫、諸侯、天子在內，都是聲討、貶退的對象。《春秋》的意義，代表了先進文化和力量，代表了一種政治正理、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關聖云：「漢室多奸黨，改姓下凡塵，春秋丈夫志，生長解梁城，指關為我姓，下界又稱臣。」漢朝末年，奸人結黨營私，擾亂漢室。因此由「水府之神」再度轉世下凡的關聖帝君，在一個「異端蜂起，兵戈傷殘民命」的亂世中，其降世的因緣，也是為了討伐、貶退那些擾亂正統皇室的亂臣賊子，因此，關帝「十餘年甲不離身，刀無潔淨」，其所昭告的，也是一種政治正理、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

孔子「筆作春秋」，關帝「刀扶炎漢」³⁹；一以文（筆），一以武（刀），雖身份不同，方法有異，然其「撥亂反正」之志一也。是故，於漢末、三國時由關帝夢授寺僧而成的《桃園明聖經》⁴⁰（演化迄今之通行本為《朱子刪定玉泉真本桃園明聖經》），其因緣當然亦是在撥亂反正，誠如經文所言：「到如今，亂臣賊子，捕風捉影，奸貪讒佞，結黨欺良…，只顧爽心樂事，豈曉得後來報應」⁴¹；「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⁴²此外，於清道光年間由關帝降鸞批示的《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亦是在覺世牖民，希望世人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否則必將遭受報應：「若負吾（帝）教，請試吾（帝）刀。」⁴³

《桃園明聖經》的經文，從〈經序第一〉的第一句「漢，漢壽亭侯」開始，到〈經驗第六〉最後一句「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欽哉勿乎」結束，由於「漢」（關帝所降生的東漢末年）為亂世，「日在天上」為大同之世，已如前述；因此整部《桃園明聖經》的經文，恰可解讀為「由亂世返回大同之世」的過程，也可說是關聖帝君所開示啟迪的撥亂反正之道。吾人細研《桃園明聖經》經文，可以發現關帝開示啟迪世人的撥亂反正之道如下：

（一）、正己（內聖）方面

關帝曰：「吾素覽春秋，幼觀孔孟，唯以孝弟為先，修身治國為本。」⁴⁴關帝希望世人能夠實踐忠孝廉節仁義等行為，所以他自己先以身作則，自己行得正、

³⁷ 《孟子·滕文公下》。

³⁸ 同上註。

³⁹ 《桃園明聖經·朱子刪正桃園明聖經奏議》：「於戲！畢生大義，三事因緣；刀扶漢室，筆削春秋。經著桃園，英靈署節之地，夢傳寺僧，義貫古今之言。…」。

⁴⁰ 漢末、三國時的《桃園明聖經》為原始版本；北宋時，出現「玉泉真本」；至清末時，經朱子扶鸞刪定而成的「朱子刪定玉泉真本」，為迄今廣為流傳之版本。詳見：黃國彰等編著，《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頁14-15。

⁴¹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⁴²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⁴³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⁴⁴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坐得直，無論遇到任何困頓橫逆，始終大公無私，堅守正道，如天長地久，永不磨滅。關帝云：「吾乃日月精忠，乾坤大節，天崩我崩，地裂我裂。」⁴⁵

關帝自述其為天上「紫微垣中，火之正氣」下凡救世，形成「天與火同人」之象，相當於《易經》「同人」卦（上乾下離），其彖辭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為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⁴⁶火代表文明，天代表剛健，關帝以天上「火之正氣」下凡，代表以「中正之氣」上合（應）天心，下合（應）人意，所以說「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⁴⁷唯有自己先堅守「一點真心」，大公無私⁴⁸，如天地日月，方能順天應人。誠如《關聖帝君降筆真經》所言：「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當分。」君子從自己本身開始，正直（上乾為天，剛健正直）、光明（下離為火，熱誠光明），內明（離火）外健（乾天），立定「春秋之志」⁴⁹，然後吸引「同志」歸順，方能「通天下之志」，同心同德，共赴保國衛民大業。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吾嘗下遊漢季，結盟皇叔三人，桃園名重千古，單刀秉燭於今，寄曹明來明去，吞吳為漢亡身。」經文以關帝親身示現的「單刀」（單刀赴會）、「秉燭」（秉燭達旦）、「寄曹明來明去」之典故，啟示世人應先堅守忠、信、禮、義之德⁵⁰，方能吸引有德者來歸。因為「孝悌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⁵¹，所以唯有抱守「我固有之」的善心⁵²，方能「善與人同」，如《易經證釋》說：「『同人』自君子利貞始。利貞者，忠信之道也。以君子為主，而非君子皆美化矣。」⁵³

（二）、成人（外王）方面

前已述及，關帝降生在一個「異端蜂起，兵戈傷殘民命」的亂世，欲以「刀扶炎漢」之法，行「撥亂反正」之功，因此「十餘年甲不離身，刀無潔淨，夜無

⁴⁵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所謂「天崩我崩，地裂我裂」係指關帝之忠義廉節聖德，與天地並壽，日月同光，永不磨滅。詳參：黃國彰等編著，《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頁152-153。

⁴⁶ 有關「天火同人」（同人卦）之詮釋，參見：列聖齊註《易經證釋》，上經第七冊，正一善書出版社，頁103-125。

⁴⁷ 《易經·同人》象辭：「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代表仁慈，火（日）代表智慧，關公「既仁且智」，心懷保國衛民，明辨大是大非，站在公理正義的一方，並且「與人為善」，行功立德。（例如，桃園三結義）

⁴⁸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吾本無私，惟佑善人。」

⁴⁹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漢室多奸黨，改姓下凡塵，春秋丈夫志，生長解梁城，指關為我姓，下界又稱臣。」

⁵⁰ 參見：朱滋源，〈「關公」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載於《關羽、關公和關聖——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關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盧曉衡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頁188-225。

⁵¹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

⁵²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⁵³ 同註46。《關聖帝君降筆真經》經文「結盟皇叔三人，桃園名重千古」也印證了《易經·同人》：「同人於野，亨。」之古訓。根據《三國演義·第一回》記載，關公以自己之「《春秋》大志」以及「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之威儀，吸引劉備與張飛二位賢德，三人志同道合，結義匡扶漢室。「桃園三結義」的誓詞：「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穩睡三更，日不飽餐一頓，東戰西征」，直到「力倦、馬羸、刀鈍」，費盡赤膽忠心，無非就是為了穩固漢室皇圖，保國衛民。若用最近台灣民間流行語來形容，關公可謂「殺很大」⁵⁴；不過，其用心乃是大公無私，見義勇為，除暴安良，保國衛民。對照現今之人，動不動就為了私情私利，或發動戰爭，或報復情敵，或貪圖口腹之慾，對人類或動物「殺很大」，不啻天淵之別，真是「差很大」！關公為國為民而「殺很大」，乃替天行道，公而忘私，其歸宿在天為神；今人為一己之利而「殺很大」，乃違背天理，見利忘義，其下場則為墮入深淵，不是「受罪幽冥」⁵⁵，就是遭受「牢獄囚刑」⁵⁶。

《易經·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易經證釋》指出，天道雖大，然其功能可用「生」、「殺」二字來含括之，生、殺若能得其時，萬物方能成用⁵⁷。而「火在天上」，即是太陽代替天來執行生殺之道。陽光普照萬物，日出日落週行不已，以生長萬物，以化育一切，使萬物能成用。例如，春生秋殺，熱生寒殺，植物方能生長、開花、結果。故天道幫助萬物之生長成用，不在於生而無殺，而在於生殺之得其時。誠如關帝所言：「此有晝無夜，有陽無陰，絕無之理也。」⁵⁸因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常也。」⁵⁹將此天道應用在人道上，則為「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所謂「順天休命」，天為吉祥之意，命為凶煞之意，順指推廣，休指止退⁶⁰，因此，整句成語與「遏惡揚善」相仿，大意均為將吉善之人事物發揚光大，將兇惡者止息除退。至於發揚或除退的標準，則「皆本天之生、殺、予、奪也」，亦即皆以天心為準則。

申言之，人既然貴為天地人三才之一，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讓萬物之才用得以發揮，適才適所，當然應該本著天之大德，代天行道，以天理之大平等、大公道來樹立人生準則，揚善除惡，安治天下，保全人類，方為君子應行之正道。《尚書》曰：「天功，人其代之。」亦即此意。對於天之所欲生者、予者，君子應助其生長；天之所欲殺者、奪者，應盡力剷除之，這就是代天行道。由此觀之，關公以「火之正氣」，誅殺董卓、擊斃呂布⁶¹，祛邪保正，即在於「代天行道」，

⁵⁴ 某網路遊戲商品廣告的台詞，依廣告片中之意義，是指殺很多人(線上遊戲殺人殺很大的數量)。

⁵⁵ 《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降筆真經》：「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幽冥。」

⁵⁶ 《桃園明聖經·關聖帝君降筆真經》：「不食牛犬等肉，可免牢獄囚刑。」

⁵⁷ 老子《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生物又殺物，萬物好比「芻狗」（祭祀用之草狗），不如此則萬物無法像橐籥（風箱）一樣生生不息，因此天地看似「不仁」，實則「大仁」；聖人法天則地，秉持中道（守中），代天行道，賞善罰惡，亦是如此。

⁵⁸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⁵⁹ 詳參：列聖齊註《易經證釋》，上經第七冊，正一善書出版社，頁164-169。老子《道德經·五十一章》亦言：「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⁶⁰ 同上註：列聖齊註《易經證釋》，頁173-174。

⁶¹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誅董卓，呂布斃。」董卓「淫亂兇暴，毒流朝野」，有「殺人魔王」之稱；呂布為「性反覆，輕於去就，見利忘義」之小人。詳參：黃國彰等編著，《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光慧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頁272-273；謝玉蘭，《一點真心——話說桃園明聖經》（增修版），明德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59-161。

亦即關帝自言之「挽天河水來蕩滌」⁶²（天河水比喻純粹無染的天理⁶³），其目的在於「匡扶漢室」。關公赤膽忠心，保國衛民，其仁義如天廣大⁶⁴；分辨忠奸，除暴安良，其智勇如日「中天」⁶⁵。《桃園明聖經·道貌第四》描述其相貌「鬚長義更長，面赤心尤赤」，亦可見關公之義氣如天長存，剛健不已，熱誠如日朗照，光明磊落；其生命果實豐碩，堪為世人典範，正如《易經·大有》「火在天上，大有」之象徵，無私乃成大私⁶⁶，成人終究成己。

因此，關帝在《桃園明聖經·節訓第五》中，竭力彰顯「忠、孝、廉、節」之德，以端正人心，導正世風，希望世人以此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準則，讓個人生命成就「大有」，天下國家臻於「大同」境界。關帝一生精忠大義，至仁至勇，雖然最後「吞吳為漢亡身」，但實為「全受全歸」⁶⁷，關公為天上「火之正氣」下凡，象徵「天火同人」，撥亂反正；最後「火」返回先天，回歸本位，變成「火天大有」之象⁶⁸，成就「中天至聖」、「仁義古佛」。繼續庇護世人，如日光普照，溫暖世間；光明不息，靈昭千古，威震九州，照亮寰宇無量眾生。

五、關帝治道在當今社會之應用

關聖帝君不忍世道沈淪，為撥亂反正，救世救民，乃降著經書，代天宣化。當今之世，危機與亂象不亞於古代亂世。本節擬參照關帝經典及三教經典智慧，嘗試提出當今社會撥亂反正之道如下：

（一）、回心向道，令「心在人中」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關帝希望世人「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此所謂「道」，當是指「人道」而言，其本源出於天，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⁶⁹由天所命（賦予）予人者，即人之天性，亦即人道之本體，內含仁義之德，如《易經·說卦傳》所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因此，依循、順著天性所固有的

⁶²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

⁶³ 《忠義貫古今——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黃國彰等編著，光慧文化，2003年9月，頁130。

⁶⁴ 故其封號有「仁義古佛」、「玉皇大天尊」（見《桃園明聖經·聖帝新寶誥》）。

⁶⁵ 日光映照，可明辨事物，故為智；日光性烈，破除陰霾，故為勇。關聖之德如日中天，故其封號有「中天至聖」（見《桃園明聖經·聖帝新寶誥》）。

⁶⁶ 老子《道德經·第七章》：「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⁶⁷ 語見《桃園明聖經·關聖太子寶誥》：「忠孝節義，全受全歸。」。《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關帝曰：「吾係紫微垣中，火之正氣。火，離明象也，故主文昌。火，又烈性也，故主武曲。文主仁，仁首忠孝。武主義，義首廉節。」所以，《關聖太子寶誥》所謂「全受」，無論從關公為「火之正氣」或「仁義」來看，最後都是「全歸」。

⁶⁸ 《易經·大有》卦辭：「大有，元亨。」詳見：列聖齊註《易經證釋》，上經第七冊，正一善書出版社，頁153-164。

⁶⁹ 《中庸證釋》：「天所命者，即天之性、道之體，人受之而為人性耳。…以人性固有之德，為人生必行之道，是率性之道。率者，循也、順也，言循之順之，以全之盡之也。」（參見：列聖齊註，《中庸證釋》，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頁70-75。

仁義之德，「由仁義行」⁷⁰，就是「率性之謂道」。這個來自於天的仁義之性，就是孟子講的「仁義之心」或「良心」⁷¹，也就是關帝講的「心在人中」⁷²。

由於受到外在環境的污染，以致於人的良心像樹林一樣，被斧頭砍伐了、被牛羊啃食了，久而久之，人變成一個沒有良心（或是現代所稱之「黑心」）的禽獸，「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蠹，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⁷³，殊為可惜可嘆！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說得好：「當前的危機，關鍵在於人失落了身為人的價值，只求活得開心，卻不問為何而活。」⁷⁴

所以，孟子呼籲世人，一切做人處事的道理，應先從找回放失的良心開始⁷⁵，然後擴充良心本具的仁義之德，逐漸「上達」⁷⁶（向上提升）為一個「大人」⁷⁷，在「內聖」上，成為聖賢；在「外王」上，實行仁政。《桃園明聖經》關帝曰：「吾出世匡君救民，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⁷⁸所謂「公善之心」，本文第三節已述及，就是孟子所謂「人皆有之」的仁義之心，關帝希望世人「回心向道」，使人心回歸於「中」（道）⁷⁹，如上一節分析「關帝的撥亂反正之道」所述，人人回歸「一點真心」，人人「正直光明」，身心平安富足，社會安和樂利。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云：「最戒讀書文士，並及官宦軍民，第一休欺父母，切莫圈套鄉鄰。…直心直受真福，巧來巧計禍因。」以台灣為例⁸⁰，由政府與民間機構合辦的「台灣二〇〇八代表字大選」，結果「亂」字拔得頭籌，成為台灣代表字。第二到第五名分別為「騙」、「慘」、「悶」、「貪」。台灣去年連續爆發領導階層官員貪贓舞弊事件，讓民眾感覺「亂很大」。許多「黑心」的讀書文士、官宦軍民，不思忠信為民謀福，卻仗權弄勢，收受鉅額不義之財，「百簣抬回失節物，滿箱裝裹昧心錢」⁸¹，巧取豪奪，違法亂紀，令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而「上樑不正下樑歪」，許多下屬單位的文臣武官，也跟著收賄、行賄、

⁷⁰ 《孟子·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⁷¹ 《孟子·告子上》：「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⁷²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大帝曰：吾曾言，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何謂「中」？《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就是人的本性、天性、道。（參見《中庸證釋》，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頁72。）

⁷³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⁷⁴ 參見：彭昱融整理，〈史學大師許倬雲：當前的危機，在於人不問為何而活〉，《天下雜誌特刊2009 Leaders Talk II》，2009年3月，頁88-91。

⁷⁵ 《孟子·告子上》：「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⁷⁶ 孔子在《論語》中曾提出許多有關君子與小人的差別，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一個正人君子，以道義為價值觀，生活行事光明坦蕩，生命日益向上提昇；而小人以私利為價值觀，生活行事陰暗憂戚，生命逐漸向下沈淪。

⁷⁷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指仁義道德，小體指耳目口腹之欲。（參見黎孟德，《四書感悟—孟子》，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9月。頁196-197。）

⁷⁸ 《桃園明聖經·經驗第六》。

⁷⁹ 參見：列聖齊註《中庸證釋》，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頁72。

⁸⁰ 「族繁不及備載」，請詳見各大新聞媒體報導。

⁸¹ 《桃園明聖經·節訓第五》。

買官、賣官，不但文官升遷有價碼，連「星星」（將軍之官階）也有「標價」，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弊端擴大蔓延，如此行徑，恐怕連關帝都「自嘆弗如」，說他當初身經百戰，費盡赤膽忠心，才「換得箇封侯金印」，沒想到後世之人連軍官晉階都能「苟求捷徑」。唉！這樣的「內憂」，將來怎能防禦「外患」？只因國家領導階層「向錢看」，使得天地無光、日月黯淡，連「星星」都蒙塵，真是應了《大學》之言：「一人貪利，一人作亂，其機如此！」關帝慨嘆，這些「不思禮義廉恥，孝弟忠信」的亂臣賊子，事每胡行，屢圖僥倖，「只顧爽心樂事，豈曉得後來報應？」如今，前國家領導階層多人身繫囹圄，遭國人唾罵、國際訕笑為「台灣之恥」，如此「內憂」不斷，「外患」紛至，令其父母終日以淚洗面、兄弟姊妹顏面無光，國人也隨之蒙羞。這些文臣武官，雖風光一時，卻因「仁義禮智信」五常蕩然，「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俱失，恐落得淒涼萬古之下場⁸²。由此可見，一切內憂外患的根源在於人心：人心若正直，行善積德，則「直心直受真福」，吉星照臨⁸³，祥雲下騰⁸⁴；人心若奸巧，為惡多端，則「巧技巧來禍因」，報應無差，法難漏洩⁸⁵。

本文第二節曾歸納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與亂象。抽絲剝繭，從台灣的內憂外患，以至國際間的內憂外患（例如南韓最近發生的「內憂」—前總統盧武鉉自殺，「外患」—北韓核子試爆恫嚇，造成股市重挫，民眾恐慌⁸⁶），不難發現，這些亂象的根源就在於人心之亂，因此，欲使世界撥亂反正，其正本清源之計，應在導正人心。《楞伽經》提到，世界劫壞之時，有猛風起，對大地萬物悉皆飄擊，蕩盡無餘，並且漸降大雨，使大地水皆彌滿，一切壞滅。而「猛風」來自業力，業力從心而生；心若不照顧好，讓「業風」生起，就會招引災禍，使地球蒙難。

道、釋二家比喻「人心如鏡」⁸⁷。由上述分析來看，世人的「心鏡」蒙塵，經常是「四不一沒有」：貪得不厭、紛擾不靜、混濁不清、動盪不安，以及沒有主宰。因此，心鏡常常不能明鑑事物的真相，迷真逐妄，當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相接時，在各種名利財富誘惑之下，就可能做出許多「黑心」事，污染自己、污染他人，也污染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環境。所以，欲搶救地球，其關鍵還是在於人人應該進行「心靈環保」，將心裡的「三毒」（貪、嗔、癡）清除，回復清淨的「本來面目」，方能徹底解決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導致的環境污染、糧食戰爭、核子戰爭等問題。

⁸² 洪應明，《菜根譚》：「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股之淒涼。」

⁸³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減，禍患不侵，人物咸甯，吉星照臨。」

⁸⁴ 《桃園明聖經·原始第二》：「孝悌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爾能聽吾行善事，定有祥雲足下騰。」

⁸⁵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⁸⁶ 詳見：2009年5月26日《人間福報》，第四版，標題〈內憂外患：南韓痛未息，北韓核爆又襲〉及其內容。

⁸⁷ 例如，《莊子·應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六祖壇經》：「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二）、利物救民，如「日在天上」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曰：「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本文上一節曾舉關帝為例，說明欲實踐外王之道者，首先應端正自己的品德，涵養大公無私的胸懷，方能有正氣「代天行道」，然後「善與人同」，聚集有才德之人，行撥亂反正之功，收保國衛民之效。

孔子曾言：「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⁸⁸老子也說：「以正治國」，國家各級領導人應在上游層面用功夫，以「正」為人民表率，以人民福祉為依歸，訂定正大光明之願景，再以正道輔導人民邁向理想，方是「正」辦，否則光是在「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等下游層面多費力氣，又有何益？⁸⁹誠如孔子所言：「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⁹⁰國家領導階層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整頓，人民或許也能免於犯罪，但不會有羞恥心，只是不敢犯罪而非良心自覺，此為治標而非治本；若用道德禮義治理國家，人民不但知道廉恥，而且也會心悅誠服，唯有良心醒覺地不再犯罪，才是正本清源之計。

其次，親近並且舉用德才兼備的正人君子來做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說：「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⁹¹皋陶為人正直，公正廉明，所以被舜帝任用為「刑官」；伊尹出身卑微，但足智多謀、志向遠大，後來湯帝任用他為商朝開國時的宰相，使得商朝大治。可見執政者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德才兼備的人來襄助國務，推行仁政，將會使得國家長治久安。

再來，還要施行仁政。孟子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⁹²所謂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孟子》一書，開宗明義就提出「價值澄清」：仁義的價值高於私利的價值。孟子告訴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認為，假如君王提倡仁義，並且以身作則，部屬與人民就會往仁義的道路走，這才是國家真正的「大利」。因為一個「以仁存心」的領導者，既然愛人如親，就絕對不會遺棄親人，也不會做出使親人蒙羞的事來；而一個「以義存心」的領導者，既然做人做事合乎道義，清廉自持，就絕對不會做出陷長上於不義的事來。孟子的諍言猶如當頭棒喝，提醒治理國家者不能帶頭逐利，否則上行下效的結果，必然導致「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後果⁹³。

領導者端正自己、舉用才德兼備之士、施行仁政，讓國家社會成為「有道之世」，方能得民心，讓國家長治久安。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⁸⁸ 《論語·顏淵》。

⁸⁹ 《道德經·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⁹⁰ 《論語·為政》。

⁹¹ 《論語·顏淵》。

⁹² 《孟子·公孫丑上》。

⁹³ 《孟子·梁惠王上》。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⁹⁴孟子把「民心」看做是政權存亡的關鍵因素，以德治國，讓人民過好日子，就得民心，得天下；反之，失德失政，讓人民日子過不下去，就失民心，失天下。國家如大樹，人民是根本。誠如關帝所言：「草木不能培植，難長許多枝葉。」⁹⁵大樹的根本穩固，枝葉才會繁茂。尤其標榜「民政治主」的現代國家，執政者怎能不戰戰兢兢地為人民謀取最大福祉，以期能夠得民心呢？否則，一旦「民心向背」、「民心思變」，那麼，失去政權也就指日可待了。

關帝說「救民」之外，還要「利物」，這就是「大仁」的體現。宋明理學家程顥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將仁心仁政由人類擴充至萬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⁹⁶，從「人權」擴展至「動物權」，甚至「環境權」及「和平權」，將人道關懷精神發揮極致，乃是現代「文明」國家領導階層所應有的理念與作為。

《易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就是人的文采，「文明以止」，就是「發乎情，止乎禮」，用人的天性（仁義之性）所散發的光和熱（文采），來照亮自己的「靈山」、照亮他人的「靈山」，甚至照亮自然界萬物的「寶山」，並且以禮節之，以樂和之，逐步推向《大學》所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的境界，如此的生命境界，必是光明璀璨，美麗無比；如此的文明社會，必如「日在天上」，普照世間，處處充滿和諧、和樂、和平的光明景象。我們期盼當今之世「有力人士」⁹⁷，能以「人文化成天下」，普遍推廣倫理、道德、禮樂的教化，將世界形塑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美麗新世界」！

六、結論

在東漢末年三國時代，內憂迭起，如「亂石崩雲」；外患衝擊，似「驚濤裂岸」；漢室國祚危殆不安，生民性命隨時可能「灰飛湮滅」。關公應時應運降世，以「火之正氣」代天行道，除暴安良，保國衛民。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甲不離身，刀無潔淨，東戰西征，穩定江山，仁義如天廣大，智勇如日中天，正己而後正人，無私終成大私。全受全歸，上帝敕封「仁義古佛」、「中天至聖」，聖德靈昭千古，典範永垂萬世。

成聖成佛之後，見世間亂臣賊子興風作浪、危害人群，關聖帝君想必依然像在世時一樣「夜無穩睡三更，日不飽餐一頓」，「有悲天憫人之志，有憂世救劫之心」。因此，為了匡君救民，撥亂反正，遂降著《桃園明聖經》，以「公善之心」，覺世牖民，繼往開來，望世「大同」，望民「大有」。欲達乎此，關帝指

⁹⁴ 《孟子·離婁上》。

⁹⁵ 《桃園明聖經·力學第三》。

⁹⁶ 《孟子·盡心上》。

⁹⁷ 真正的「有力」人士，應如《桃園明聖經·武聖帝君自序》所言：「經者，人生之徑路，徑有遠近，路有易難。有力足以造道，其徑之遠而難；固不足畏也，固不憚苦也，亦必行之造之，以至於極苦。」

出「一點真心」的重要，希冀世人由這一點仁義真心出發，行內聖外王之道，正直光明不屈，讓自己身心撥亂反正，也讓國家社會撥亂反正。關帝在《桃園明聖經》中，竭力彰顯「忠、孝、廉、節」的價值，以端正人心，導正世風，即是期盼世人皆能以此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準則，讓個人生命成就「大有」境界，天下國家臻於「大同」理想。

人心紛亂，世界就紛亂；人心和平，世界就和平。觀今之世，資本主義功利風氣蔚為主流，各國危機四伏，亂象叢生，內憂蜂起，外患不斷。考其亂源，關鍵即在人心「亂很大」，價值觀「錯很大」，世人重利輕義，甚至見利忘義，上下交征利，導致個人生命顛倒錯亂，國家社會危殆不安；欲對症下藥，應以關聖帝君等聖賢為師，以《桃園明聖經》等經典為鞭策，人人光明正直，實踐仁義道德，方為正本清源之妙方；尤其各國領導階層，社會「有力人士」，應思以身作則，風行草偃，舉用才德兼備之士，帶領人們進行「價值重建」工程，回心向道，見利思義，並且啟動「仁義機制」，利物救民，以人文化成天下，方能真正使國家社會撥亂反正，人民生命轉危為安，如「日在天上」，光被四表，創造「美麗新世界」。

《桃園明聖經》結語說：「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欽哉勿忽！」關帝的呼籲言猶在耳，南韓前總統盧武鉉因家族涉及貪腐醜聞，有愧當初清廉執政的信諾，無顏面對國人，最後竟以跳崖自殺作為人生結局，令全球為之震撼，新聞媒體將之喻為「彗星墜落」⁹⁸。在這個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裡，個人、家庭、國家、世界的命運，究竟要向上提升，享受「日在天上」之福，還是要向下沈淪，猶遭「彗星隕落」之禍？由世人自心做抉擇。關帝說：「直心直受真福，巧來巧計禍因。」信不信，由你！

⁹⁸ 見 98 年 5 月 24 日《中國時報》A1 版，標題〈妻兒涉貪，南韓前總統盧武鉉自殺〉及其相關內容。